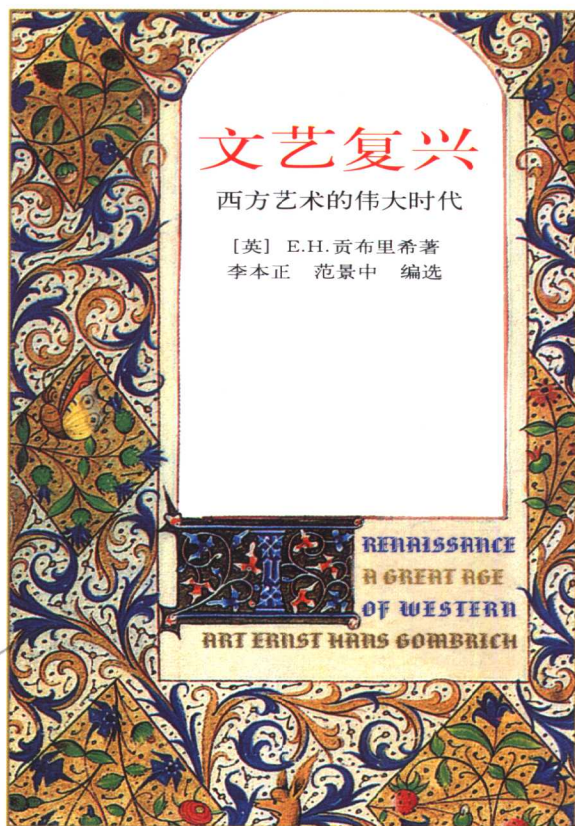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 学院丛书

文艺复兴 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

THE RENAISSANCE
A GREAT AGE OF WESTERN ART

[英] 贡布里希著 李本正 范景中 编选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书田
护封设计 成朝晖
封面设计 周小英
版式设计 周小英
责任校对 毕 斐
责任监制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 (英) 贡布里希
(Gombrich, E. H.) 著; 李本正, 范景中编选.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0. 8
(学院丛书/范景中主编)
ISBN 7-81019-799-1

I. 文… II. ①贡…②李…③范… III. 文艺复
兴-研究-文集 IV. J110.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945 号

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 **英·贡布里希著 李本正 范景中编选**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中国·杭州南山路 218 号 邮政编码：310002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印刷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8

字数：550 千

图数：241 幅

印数：0001—3000

定 价：55.00 元

THE RENAISSANCE
A GREAT AGE OF WESTERN ART

Selected Essays of E. H. Gombrich
Edited by Li Benzhen and Fan Jingzhong

Mandarin Edition 1995©Phaidon Press Ltd

This volume is not for sale out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rst published by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Hangzhou 1995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学院丛书

谨以此译本纪念
卢鸿基教授逝世十五周年

MR 81/03

中译本序言

AUTHOR'S 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在这卷由我的中国挚友汇编的文集中，各篇论文皆以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文化艺术运动即著名的“文艺复兴”为题。那场运动主要发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城，时为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亦即所谓的“中世纪”末期。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封建制度之下，政权掌握在帝王手中；他们分封土地，作为对贵族成员服役的奖赏。然而，意大利诸城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这些统治者的干预，力求独立。这样，帝王的拥护者吉伯林派跟其对手教皇派的斗争便构成了佛罗伦萨早期历史的主要内容。不过，他们最终达成了和解，以使富商可以跨越阿尔卑斯山南北，横渡重洋，经营贸易。

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的出现与古典希腊文化在雅典城的兴起之间存在着有趣的相似之处：在这两城的生活中，政党和个人之间的公开辩论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公民通常要求当选的执政者解释其所作出的每一项决策的缘故。毫无疑问，佛罗伦萨人从古代范例中汲取了灵感，力求恢复往昔的状况。实际上，“文艺复兴”一词意为“再生”。谈论艺术的再生，在那几个世纪里极为普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艺术”不仅仅是指建筑、雕刻和绘画。辩论的重要性这一事实也引起了人们对著名的“修辞术”的关注。修辞术是劝说的技术，在古代的教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我希望这些论文能够说明，这种对于合适的演说风格的关注，如何传播到其他艺术领域。同时也说明，那种勇于跟古代世界的著名成就竞赛，甚至决心超越这些成就的日益增长的雄心，如何最终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建筑家和雕刻家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伟绩使市民同胞感到无限自豪。难怪，在往后的世纪里，人们总是怀着羡慕之情回顾这个产生了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等艺术巨擘的时代。也难怪，在西方大学里，我们往往要求学生从了解这一重要时期来开始他们的课程。通过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历代艺术家不断进取，不断完善再现技巧，力图重新恢复美的古典理想。

E. H. 贡布里希

1995年1月于伦敦

编者序言

EDITORS' NOTE

西方文艺复兴艺术的研究代表了美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著名的大师从布克哈特、沃尔夫林到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都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各种思想和各种方法都在这里大显身手。但是贡布里希比起他的前辈来，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他是一个反黑格尔主义者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无法把他归为某家某派，他不但决不为某家某派的理论和方法所囿，而且他尤其反对标宗立派；他特别强调：那些声称解释了整个人类行为和历史的理论，例如种族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等等，其许诺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所寻求的解释和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永远视我们自己的兴趣和我们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定。

这部文艺复兴研究文选，反映了贡布里希在这方面的实践。有耐心的读者在通读了这部选集之后会不难发现，贡布里希的理论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他采用什么方法完全取决于他手中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他始终强调苏格拉底式的谦虚，强调人的知识在细节上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在无知上则是相同的，因此应该强调批评的方法。正如他在一次谈话中对我们所说的那样：批评是学术的动力，如果我活的年纪足够大，我也会反过来批评自己！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的领域也能常常看到这种“神圣的不满”，而不是口吐大词、雄视古今、自命不凡的魄力。

本书的翻译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杨思梁和徐一维出力尤多。李本正和范景中校对了译文并补译了注释和附录的说明文字。

在使用资料方面，曾得到穆泽、彭向阳、曹意强等先生的大力帮助，王霖、毕斐和孔令伟先生对译稿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高世明先生协助翻译了图版的说明文字，凡此种种，谨致谢意！

最后，特别向周清女士、汪曦光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给了我们许多难以忘怀的帮助。

编者 1995年3月18日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编者序言

文艺复兴：时期还是运动 1

佛罗伦萨的光荣 17

从文字的复兴到艺术的革新：尼科利和布鲁内莱斯基 29

文艺复兴的艺术进步观及其影响 53

批评在文艺复兴艺术中的潜在作用：原典与情节 75

文艺复兴和黄金时代 101

阿波罗尼奥·迪·乔瓦尼：一个人文主义诗人眼中的佛罗伦萨箱柜画坊 111

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梅迪奇家族 149

莱奥纳尔多·达·芬奇 209

莱奥纳尔多论绘画科学：评《绘画论》 213

水与空气中运动的形式 245

莱奥纳尔多与魔法师：攻击与竞争 273

莱奥纳尔多同时代的复制品《最后的晚餐》 297

拉斐尔：五百周年纪念演说 307

意大利名师朱利奥·罗马诺：宫廷建筑师、画家和指挥 323

乔托画的但丁肖像？ 335

言过其实的鉴定术：一段告诫性的故事 355

寻找解开莱奥纳尔多奥秘的钥匙 363

科学史中的莱奥纳尔多 369

莱奥纳尔多的奇迹 375

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几幅画 381

注释 391

Bibliographical Note 437

文艺复兴：时期还是运动

THE RENAISSANCE——PERIOD OR MOVEMENT? *Background to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J. B. Trapp (ed.), London, 1974, pp. 9—30.

谈论文艺复兴一词本身，或通过讨论复兴、更生、再生或什么别的等于这个含义丰富的术语的概念来开讲文艺复兴，是件相当难的事。首先要问一问，我们是否真的应当像传统上所做的那样把文艺复兴看成西方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或者，是否有一种不同于这一传统看法的观点，如以某种与“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有联系的方式（等下要说明）来看待我们的历史分期。我之所以在此设想有联系，是因为，假如把文艺复兴、再生或更生理解成是指古典文化、古典价值观或古代文明的复兴，那么介乎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之间的那个时期就是中间时期了，即 *medium aevum*，也就是“中世纪”，于是，这当然就成了上述两个时代之间的时期的一贯叫法。因此，“中世纪”这个术语是文艺复兴的创造发明，因为在文艺复兴（无论怎么称它）中，那些宣称复兴的重要性的人认为，有些东西已经死亡，必须让它们再生，而导致这种死亡的时期就是中世纪。我们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曾经包含着一种特殊的价值观体系，我们就难以理解以往的人们是怎样看待西方历史的。但是，这些价值观是什么，这是我们不能不解释的问题，因为，在某些方面，对于文艺复兴过去或者现在指什么的解释已有了变化，而且是经常在变化，几乎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特别在最近一百年里更是如此。不管怎么说，回顾并询问文艺复兴如何看待其本身，这至关重要。这个问题是欧文·潘诺夫斯基 [Erwin Panofsky] 《西方艺术中的文艺复兴和历次复兴》 [*Renaissance and Renaissances in Western Art*]¹ 第一章的要点。这章用了个意味深长的标题“文艺复兴，是自我描述还是自我欺骗？” [*Renaissance, self-description or self-deception?*]。换言之，这个标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那些宣称复兴的人事实上是不是在欺骗自己，或者他们的宣称中是不是真有点货真价实的东西。

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令人不爽即 *malaise* 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使文艺复兴的一些要求得到满足，尽管，在我看来，最近几年里，其他的一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文艺复兴即恢复

据一般的看法，复兴的主要倡导人是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克 [Francesco Petrarch]。他生于 1304 年，卒于 1374 年。大家知道，他是个意大利人，但在法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由于巴比伦人控制了罗马教会，他不得不去住在阿维尼翁。不满的情绪和对恢复意大利人统治的盼望（除了别的原因外），是与罗马傲气受到的打击有关的——罗马教会已不再能主宰罗马了。彼得拉克 [Petrarch]（我们是这样称他的）认为，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对罗马的赞颂。作为伟大帝国传统的继承者，世界征服者美名的继承者，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权力中心转移到了法国，这显然是促使他终生都盼望恢复意大利人统治的诸因素之一。但彼得拉克首先是位诗人，是位对语言，对优美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及其音律十分敏感的诗人。他厌恶和鄙视大学里用的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他不仅盼望罗马权力和荣耀的恢复，而且盼望维吉尔 [Virgil]、贺拉斯 [Horace]、西塞罗 [Cicero] 的优美语言的恢复。1338 年，彼得拉克本人开始用拉丁六韵步体写了一首关于希皮奥·阿非利加努斯 [Scipio Africanus] 的名为《阿非利加》[Africa] 的史诗，在起首的诗行中，他对诗歌说了一席话，他所写的诗句我引述如下：

我希望，我盼望，你 [指诗歌] 能比我长寿。未来的时代将会更好。在今后的岁月里不会再有健忘的沉睡。一旦黑暗划破，我们的后代也许能恢复纯洁质朴的光辉。²

彼得拉克盼望的“恢复纯洁质朴的光辉”可以从宗教和世俗的角度去解释。世界腐败了，它已被恶劣传统所毁坏，需要恢复在 *tenebra* [黑暗] 里，在 *medium aevum* [中世纪] 丧失的东西。

彼得拉克的抱怨和盼望是有确实理由的。他很清楚，他十分佩服的许多古典作者的手稿很难读到。他的朋友们搜寻出了这些作者的部分手稿，他本人新发现了一些西塞罗的书信和李维 [Livy] 的“十卷组” [Decades]，研究作品失传或错放于隐修院书库的作者之风是他开始复兴的。在研究他所钦佩的这些古典作者优美风格的同时，他意识到，他们的某些价值观和许多学识也已失传。当然失传的也不乏希腊人的学识。古典作者经常提到荷马 [Homer]、柏拉图 [Plato] 以及别的作者。彼得拉克曾试图学会希腊文并与拜占廷学者有过交往，但他从未掌握希腊文，不过，他十分清楚，有必要恢复在西方显然丧失的东西，即阅读希腊文的能力。我并不想让大家觉得，在我们现在所称的“中世纪”的拉丁西方 [Latin West] 没人阅读希腊文，我的意思是说，学希腊文的机会极少。

对古典作者的优美文风，对已失传并需恢复的学识这种新的强调一开始就与“时代”的观念相联系。这种各个“时代”或时期的观念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一个

神话观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等等，而且在一首最著名的古诗中可以见到对黄金时代恢复的期望。这首诗即维吉尔的第四《牧歌》[*Eclogue*]。在这首诗中，维吉尔预言，“*redeunt Saturnia regna*”，即农神的统治会恢复；并期望，随着黄金时代的恢复，文明会再生。当时的人有了新的信念，相信来日能清除往昔的尘垢并能重放光彩。他们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教育体制和大学（结合我们目前的情况考虑，这是个有趣的要点）。大学到底一直在干些什么，竟让这些重要的古代财富严重废弃？

我要用点时间着重讨论一下大学情况与这种恢复精华祛除陈腐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些学正规拉丁文和希腊文，特别热心纯正风格的人觉得自己在大学体制中确实没有很好的地位。大家也许都知道，中世纪的学问体系分成七种所谓的“自由”[*Liberal*] 学艺。三种初级的学艺是语法、辩证、修辞。它们是关于语词的。你在学任何知识之前必须先学会使用语词作清晰的表达。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学语法（拉丁语法）、辩证（逻辑论证）、修辞（言语修辞）。Trivium（意为三条路）这个词指这三种初级的学艺。英文的一个词 *trivial* 仍能反映这些学艺是基础的课程。你可以说，“*This is what one learns at primary school, this is trivial*” [这是小学学的东西，是最基础的]。更高的阶段是 *Quadrivium*，指四种高级的学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它们是不同于语词的真正的知识，即数的知识。我们今天在谈论文科和理科以及文理科之间所谓的冲突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用到这种把那些对优雅表达方式感兴趣的人和那些对知识 [knowledge] 而非对意见 [opinion] 感兴趣的人区别开来的划分法。那时的人认为数的知识是高级的。有人已恰当地说过，在大学里，文艺复兴是三种初级的学艺对四种高级的学艺的反叛，是那些教语言而不愿充当次要角色的人的反叛，因为当时的大学的系是按照不同的原则划分的。按照职业，设有法律、医学、神学诸系，每个系有各自的专业语言和专业教科书。那些想教修辞等科目的人就问：“我们该归在哪里？”这些人就得名叫“语文主义者”[*umanisti*]，即我们所说的 *humanists*。这些人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外交家、秘书、学者。在他们的生涯中，写好书信或运用辞令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他们通常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世俗凡人。然而，把“人文主义”[*humanism*] 视作针对罗马教会的一场运动却是很易引起误解的。与“语文主义”不同的“人文主义”一词是十九世纪的发明。我们会发觉，十九世纪的人往往夸大文艺复兴与所谓的基督教世纪之间的对立。

那些人文主义者还宣称，过去的学习传统很差，因而他们首先着重学习古典作者并培养自己的风格。十五世纪初，莱奥纳尔多·布鲁尼 [Leonardo Bruni] 写过一则对话录。有个朋友问人文主义者、商人、业余研究者尼科洛·尼科利 [Niccolo Niccoli] 为什么不组织那些为中世纪人所珍视的辩论，他答道：

但愿我们有包含智慧的书籍，但愿我们的祖先不是那么无知。就是仅存的几本书其内容也是如此腐败，根本就教不了我们任何东西。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那些人答应教授的东西显然连他们自己也不懂！他们一开口说话，语法便

错误不断。如果你问他们有些什么典据，他们会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是那涩口、笨拙、刺耳的风格使你无法相信这是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的东西。这种假借的著作恐怕会使亚里士多德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³

从上述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大学教师的态度。在1397年，也就是十四世纪末，有人抱怨这 *brigata* [一帮人]，抱怨这一帮自认为自己强于前辈的年轻人。

为了在公众面前显得学识渊博，他们在广场上大声谈论古人有多少复合元音，……为什么现今只用抑扬格……以这样放纵的胡思乱想度过他们的全部时间。⁴

但认为他们在浪费时间的说法不久便站不住脚了。至少这些人的学生们渐渐承认有些东西已被重新发掘出来。布鲁尼本人因发现“古代风格的流畅性”⁵而受到赞扬。这些人珍惜和真正恢复的正是这种风格的流畅性。我觉得，如今很少或者太少有人花时间去阅读人文主义者的拉丁文。那些去阅读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语言相当流畅。有时他们的语言与其说是变得更充实，倒不如说是变得更雅致，然而，有些东西仍需恢复的要求或者说感情，从意大利传出，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向北方传播。这便是我在此要阐明的，因为你们对文艺复兴怎样到达英国特别感兴趣。

文艺复兴起初作为一场大学教学改革运动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1492年，德国人文主义者康拉德·策尔特斯[Conrad Celtes]给因戈尔施塔特大学[Ingolstadt University]写了封信，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引述这封信的内容。他写道，他甚感悲伤地听到那些在大学讲台上阐述法则的教师的生硬声音，他们的用语缺乏优美感和艺术性，像鹅的呱叫或牛的哞叫那么难听；他们使用鄙俗、讹误的语词和信口而出的句子，粗俗、野蛮地糟蹋优美的罗马语言。他很感惊奇：

在这么多世纪里，这么多宣称具有学术优势的德国大学中，居然没人能用文明和优雅的方式写信、写讲稿、写诗、写历史，而意大利却不是如此，那里大学不多，但很有质量。[他继续写道]我为德国感到遗憾，因为在那么多的大学中，我不曾发现有人讲述西塞罗。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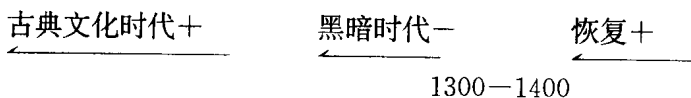
他出于对“学术共和国”的热爱而当了一名教授，以除去这些弊病。在北方，中世纪传统与大学课程之间的冲突是比较明显的，在彼得拉克发起的运动达到高潮之后，从意大利学到新思想的人开始反对中世纪传统。1515年，那些自称为 *poetae* 即诗人以区别于学者的活跃青年开了一个绝妙的大玩笑。他们出版了一本题为《隐名者信札》[*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的书。其中的信佯装或声称是保守的大学教师所写。这些教师抱怨使他们失去特权的可怕的运动。我只能把其中的一封信或这封信的片段的译文提供给大家，让大家感觉一下讽刺的意味。这种讽刺笔触具有真切性，并确实能反映出这些对诗人加以哀悼的教师的腔调。显

然，信是故意用蹩脚的拉丁风格写的，但我无法模仿：

我相信这些诗人魔鬼附体，他们破坏了所有的大学。我听一位在大学任教三十六年的莱比锡的老教师对我说，他年轻时，大学还像个样，两万学生中没有一个是诗人，任何一个学生去集市广场若不在腋下夹本彼得鲁斯·希斯帕努斯[Petrus Hispanus]的书或《简明逻辑学》[*Parva Logicalia*]就会觉得不光彩。他见了老师害怕得就像见了魔鬼……那时，大学是真正兴旺的，如果谁承认偷偷听了有关维吉尔的讲座，谁就得受罚……但愿以往的情形能长存！现在，二十名学生中还不到一名想获得学位，绝大多数人都想学习人文学科。老师上课，没有学生听课，而诗人做讲座，听者却出奇地多。我们得祈祷上帝让诗人统统都死绝。让大学都灭亡，倒不如让占人数不多的诗人死去？⁷

伟大的北方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Erasmus]也有这种胜过传统教师的优越感，他于1517年欣喜地写道：“苏格兰人、丹麦人和爱尔兰人现在正在耕耘几乎绝迹的纯文学园地。”⁸这些人文主义者把别人不懂的东西——古典风格之美——教授给自己的学生。

我们可以用简图来作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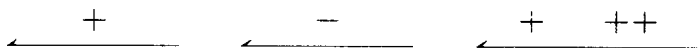
关于这个简图，首先应该说的是，恢复的时间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可定在1300和1400年之间；第二个较重要的要点是，恢复被视为静态的。学艺的确已经复兴，就像植物复苏一样。与再生概念有关的有机隐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Arts[学艺]，我们将看到它既指绘画又指雕塑已经失而复得。关于优秀和优美，有绝对的标准。在拉丁风格中，绝对的标准是由西塞罗和伟大的古典作者制定的。“古典作者”一词指的是可作为模范的作者。古典文化时期是完美的准则，这种完美是可以恢复的。

文艺复兴即进步

我强调文艺复兴观念中的这种 *stasis* [静态] 性质的原因是，文艺复兴观念逐渐地，但以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与一种非静态的观念发生了联系，我们可以称这种观念为动态的观念或进步的观念。⁹文艺复兴观念本身并不一定包含进步，但在文艺复兴期间，随着恢复古典风格和古典艺术之美这种目的，人们不久便开始讨

论，或者说发现，他们并不是生活于再生的古典文化时代。

为什么不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发明。有真正突破意义的发明之一当然是火药，它改变了作战的性质。另一项发明是印刷，它改变了信息交流的性质，而罗盘的发明则改变了航海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促使人们思索，他们是否只是在恢复古典文化，或者，是否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或正发出黎明曙光。我们可以在上述简图中表示世纪末的地方添上“+”号来对此作出表达：



有趣的是，把古典文化时代与随后的时代或现代区分开的这些发现大多从东方，主要从中国，传入西方。航海罗盘肯定是如此，火药也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在西方人知道印刷术以前，中国人早就在使用它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新时代与旧时代区分开的想法，希望恢复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只是恢复丧失的价值观的想法，换言之，进步的观念，部分来源于文化冲突，来源于传入世界各地并到达西方的新观念或新发明。这使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对科学的发展及对自然的征服抱有希望，也使他轻视纯粹的人文知识。

所有这些巨大变化（我只能概要地谈及）都有助于人们对历史过程的反思。第一部系统反思人类历史本身的书是那不勒斯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 [Giambattista Vico] 于十八世纪初著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¹⁰。维科采用了“时代”概念，但他认为时代很像季节循环。每一种文明都像人类那样必须经过几个阶段。他最感兴趣的第一个阶段被他称作“神的时代”——这是产生神话的粗野、原始阶段；第二个阶段叫“英雄时代”——这是歌颂战争和骑士的史诗时代；第三个阶段叫“人的时代”——这是人发现自身的理性时代。

这种结合了对人类信念的对原始主义的兴趣是我们所称的“启蒙时期”许多哲学的特征。在德国批评家和史学家 J. G. 赫尔德 [J. G. Herder]（他也许受过维科的影响）看来，所有的历史都旨在使人更具有人性，他把这一理想称作 *Humanitaet* [人性] 理想。¹¹ 尽管这些思想家各不相同——我们不可忘记卢梭 [Rousseau] 当时向这种信念发起过挑战——但他们都关注有助于社会变得美好的条件。

在这方面，第一位文化史家应该数伏尔泰 [Voltaire]。他于 1756 年出版了《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¹²。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Age of Louis XIV*] 中，他写到了过去的四个幸运时代，前三个是有强大统治者的时代：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时代，奥古斯都 [Augustus] 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第四个是文艺复兴。伏尔泰相信梅迪奇这个中产阶级银行家的家族为文明事业尽了职，这种事业曾被贵族和教会所忽视。“人的时代”，借用维科的划分，是中产阶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银行家喜欢并资助艺术家和学者。十八世纪末这种新的解释在英国得到巩固。1795 年，威廉·罗斯科 [William Roscoe] 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洛伦佐·德·梅迪奇传。罗斯科写的这部传记表述

了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Herbert Butterfield] 所称的“辉格党的历史概念”。他是利物浦的一位银行家，废除奴隶制的威尔伯福斯 [Wilberforce] 运动的一员。他对文艺复兴的解释带有他对自由的热情。让我引述这部传记第一章开头的話：

在现代史中，佛罗伦萨非同寻常之处在于，那里发生过多次激烈的内部纠纷，那里的人喜爱各种科学和各种艺术。不管这些特点看似多么不一致，但它们并不难于调和。佛罗伦萨人有积极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唤起个人的才能以维护自由，能激励人坚决抵抗一切入侵，在国内和平与安全时期能使人热心从事别的活动。

如此看来，文艺复兴是这样一个国内和平的时期，积极的意大利中产阶级人士转向别的活动，并创造了新的文明。在这个时期里，相对立的各个方面有着某种联系，暴力、文化、个人主义、教会分化等现象并存，正如麦考利 [Macaulay] 在他 1827 年的一篇著名的论马基亚韦利 [Machiavelli] 的文章中所强调的。

文艺复兴似乎是和政治进步、新时代、进展步伐等概念有联系的，当罗斯科写了他那个时期的一些事件，便引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反作用。当时正是法国革命时期，也是进步主义的这些价值观受到了对法国革命感到失望的浪漫主义者所彻底诘难的时期。渴望回到所谓的“信仰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反对某些对文艺复兴的传统评价，因为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及后来时期的人们认为的进步中看到了破坏。用简图可表示为：

古典文化时代— 中世纪+ 文艺复兴—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信仰时代”是统一的时代，个人的技巧有适用的地方，大家都协力建造大教堂，人们的思想都一致。在英国，对中世纪持这种看法的著名评论家是约翰·拉斯金 [John Ruskin]。他憎恨文艺复兴，并于 1853 年用他典型的方式写道：文艺复兴学者“突然发现，十个世纪以来，世界一直处于无语法的状态，他们便立即把人类存在的目的定为建立语法。”¹³他这么写是为了讽刺。在这段嘲弄的话中，有某种文艺复兴解释者所不愿承认的意义。不管怎么说，在拉斯金看来，文艺复兴是有害的和异端的。它是死亡的而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它的艺术是为享乐而不是为功德创造的。

我只能相对简短讨论的一个要点是，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可以凭借花招用庞大而包容的历史哲学体系来使之调和，黑格尔 [Hegel] 在他的辩证法中就这样做了。我得承认，在这方面，我是有倾向性的，我赞同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的一些逻辑论证。¹⁴不管怎么说，黑格尔想要表明，历史可以被看作一种三段论 [Syllogism]，一种可以演示的必然的逻辑进程。这就是他的名言——真实的是合理的，合理的是真实的——的含义。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整个过程，人类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宇宙过程的继续。

它始于创造天地之时，沿存在之链、创造之梯而进，从石头进到植物，从植物进到动物，从动物进到人类。因而，各个时代代表着对自我映现的精神或神的级级升高的意识。因此，人们在历史中没法谈论好或坏。始终不断的展示过程包含古代世界、中世纪和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

但进步的过程不是笔直的。从古典文化时代不可能直接进入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运动。在基督教国家里，其间得有封建主义阶段，每一个这样的阶段都有自己的价值，它是前进不可缺少的一步。在黑格尔看来，导致文艺复兴的因素是某些“内在的矛盾”，这些“内在的矛盾”促使中世纪的结束，并促使一个新时代到来。黑格尔确定了一些影响作用，他指出，艺术使人变得有感受力；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使人离开天国；地理发现使精神返回人间。让我摘引他的一段话：

humaniora [人文] 这个名称意义深远，因为在这些古典时代的作品中人性和人的教育是受到推崇的……学术的复兴、艺术的繁荣、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群岛海路的发现，这三件事可以比作黎明曙光，这曙光第一次在长时间的风暴之后预告了晴朗的一天的到来。这一天是常人的一天，它在中世纪的可怕长夜之后终于到来，这一天的标志是科学、艺术和发现，换言之，是人类精神的最崇高表现，这种精神已因基督教徒和基督教会而获自由和解放。

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场运动，它的顶点是“使一切改观的宗教改革的黎明曙光的出现”。进步观念因此而得到挽救，同时对中世纪的浪漫主义评价通过“历史的必然性”的概念而被人承认。¹⁵

黑格尔对文艺复兴的解释很有影响，因为他确实巩固了认为按年代排列的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精神”的观念。因此，文艺复兴并不仅仅被看作是一场复兴某些价值观的运动，而被看作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看作人类成长的一个新年轮。

最有影响的法国史学家米什莱 [Michelet] 在他 1855 年出版的那卷专写法国文艺复兴历史的书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他在序言里指出，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中世纪法国史，还花了十年写法国革命史。剩下的空档要靠写文艺复兴和现代史来填补。他接着写道：

在热爱艺术的人看来，“文艺复兴”这个迷人的词的含义只是新艺术的到来；在学者看来，这个词的含义是研究古典文化之风的恢复；在法学家看来，它的含义是古代习惯法的结束。难道仅仅只有这些吗？若是如此，这么巨大的努力，这么一场大规模而复杂的强有力的革命就没有产生任何东西。能有什么会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呢？

但米什莱还写道：

这些专家忘记了两件小事（这两件小事确实在较大程度上属于那个时代，而

那个时代又属于它前面的所有时代)：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

他列出了哥伦布 [Columbus]、哥白尼 [Copernicus]、伽利略 [Galileo]、维萨里 [Vesalius]、塞尔维特 [Servetus]、路德 [Luther]、加尔文 [Calvin]、蒙田 [Montaigne]、莎士比亚 [Shakespeare]、塞万提斯 [Cervantes]，作为世界的新发现和人的新发现的典型代表。¹⁶这篇序言在我们研究的历史中变得极为重要，因为五年后，也就是 1860 年，伟大的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出版了他的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¹⁷在这本书中，布克哈特把这段话（这是米什莱附带说的论战性的插话，米什莱本人是很反教权的）用来当作一种脚手架。书中把文艺复兴的文明称作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此后论述这个时期的书罕有不提到人的发现。我个人认为，该是抛开“人的发现”这个时髦词的时候了。为此，我要说明“人”[man] 这个词是怎样和文艺复兴混在一起的，这主要是由于 *umanista* 一词及其它与进步论哲学混合的偶然性，进步论哲学把人的时代或 *Humanitaet* 时代与先前的时代作对比。作为一位史学家，我觉得难于描述任何一组尚未“发现过人”的人，更难于描述那些在宗教上信仰上帝 [God] 本身变成人 [Man] 的人。说实在的，我已把任何关于文艺复兴的新书里的带大写首字母的“Man”[人] 字当作一种警告符号。它提醒我：我会再度碰到一连串的陈词滥调，而得不到任何有关这个时期的新东西。

我们不能把这归咎于布克哈特，他只是把米什莱的话当作一个挂钩来挂他本人选择的事实。但我在别处¹⁸已试图揭示他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也把黑格尔的解释强加给了这个时期。他称赞文艺复兴是现代的黎明，他把意大利人视作第一批现代人。然而，他获得这种解释，是由于他把文艺复兴的界线向前推进了一程，因而他喜欢的任何中世纪的东西都进入了文艺复兴。十二世纪流浪学者的歌声被说成是文艺复兴的颂歌，但丁 [Dante] 被说成是文艺复兴的见证人，尽管现在很少有人称他为文艺复兴人物。虽然文艺复兴仍是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的时期，但是它与中世纪的界线已部分消失了。

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样的评论是要否定布克哈特。如果哪位史学家称得上是伟人，布克哈特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他知道并且说过，他对这个时期的看法是主观的。那些和他使用过相同资料的人也许会有大不相同的看法，但布克哈特的才华使他的这种看法被普遍接受。甚至怀疑者所发表的不同见解，也一定是始于批评他的书。¹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起初销售不畅，但约三十年后，这本书不仅在史学家中，而且也在普通读者中变得非常出名和流行。它拨动了人们的心弦，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文艺复兴已有了一种时事话题味道。该书中所作的评价对十九世纪的一些主要问题有明显的影。这些问题中有思想解放问题、打破教条问题、社会变动问题。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被加给了文艺复兴，同时拉斯金和中世纪崇尚者从中世纪的封闭社会推断出了社会美德的一些类比。